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一卷（□九則）

予老去習懶，讀書不多，意之所之，隨即記錄，因其後先，無復詮次，故目之曰隨筆。淳熙庚子，鄱陽洪邁景廬。歐率更帖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，載歐陽率更一帖云：「年二□餘，至鄱陽，地沃土平，飲食豐賤，眾士往往湊聚。每日賞華，恣口所須。其二張才華議論，一時俊傑；殷、薛二侯，故不可言；戴君國士，出言便是月旦；蕭中郎頗縱放誕，亦有雅致；彭君瀉藻，特有自然，至如《閩山神詩》，先輩亦不能加。此數子遂無一在，殊使痛心。」茲蓋吾鄉故實也。

羅處士志襄陽有隋《處士羅君墓志》曰：「君諱靖，字禮，襄陽廣昌人。高祖長卿，齊饒州刺史。曾祖弘智，梁殿中將軍。祖養，父靖，學優不仕，有名當代。」碑字畫勁楷，類褚河南，然父子皆名靖，為不可曉。拓拔魏安同父名屈，同之長子亦名屈，祖孫同名，胡人無足言者，但羅君不應爾也。

唐平蠻碑成都有唐《平南蠻碑》，開元□九年，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。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顏為邊患，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，拔其九城。此事《新》、《舊唐書》及野史皆不載。肅宗以魚朝恩為觀軍容處置使，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，議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，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啟之也。裴光庭、蕭嵩時為相，無足責者。楊氏苗裔，至今猶連「晟」字云。

半擇迦《大般若經》云：梵言「扇搗半擇迦」，唐言黃門，其類有五：一曰半擇迦，總名也，有男根用而不生子；二曰伊利沙半擇迦，此云妒，謂他行欲即發，不見即無，亦具男根而不生子；三曰扇搗半擇迦，謂本來男根不滿，亦不能生子；四曰博義半擇迦，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；五曰留拿半擇迦，此云割，謂被割刑者。此五種黃門，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。搗音丑皆反。六□四種惡口《大集經》載六□四種惡口之業，曰：「粗語，軟語，非時語，妄語，漏語，大語，高語，輕語，破語，不了語，數語，低語，仰語，錯語，惡語，畏語，吃語，諍語，調語，誑語，惱語，怯語，邪語，罪語，啞語，入語，燒語，地語，獄語，虛語，慢語，不愛語，說罪咎語，失語，別離語，利害語，兩舌語，無義語，無護語，喜語，狂語，殺語，害語，係語，閒語，縛語，打語，歌語，非法語，自贊歎語，說他過語，說三寶語。」

八月端午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，以其日為千秋節。張說《上大衍歷序》云：「謹以開元□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。」《唐類表》有宋璟《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》云：「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」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。

贊公少公唐人呼縣令為明府，丞為贊府，尉為少府。《李太白集》有《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》。蓋陽曲丞、尉，石艾尉也，「贊公」、「少公」之語益奇。

郭璞葬地《世說》：「郭景純過江，居於暨陽。墓去水不盈百步，時人以為近水，景純曰：『將當為陸。』今沙漲，去墓數□里皆為桑田。」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。世傳《錦囊葬經》為郭所著，行山卜宅兆者印為元龜。然郭能知水之為陸，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？廁上銜刀之見淺矣。

黃魯直詩徐陵《鴛鴦賦》云：「山雞映水那相得，孤鸞照鏡不成雙。天下真成長會合，無勝比翼兩鴛鴦。」黃魯直《題畫睡鴨》曰：「山雞照影空自愛，孤鸞舞鏡不作雙。天下真成長會合，兩覺相倚睡秋江。」全用徐語點化之，末句尤精工。又有《黔南□絕》，盡取白樂天語，其七篇全用之，其三篇頗有改易處。樂天《寄行簡》詩，凡八韻，後四韻云：「相去六千里，地絕天邈然。□書九不達，何以開憂顏！渴人多夢飲，飢人多夢餐。春來夢何處？合眼到東川。」魯直翦為兩首，其一云：「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□書九不到，何用一開顏？」其二云：「病人多夢醫，囚人多夢赦。如何春來夢，合眼在鄉社！」樂天《歲晚》詩七韻，首句云：「霜降水返壑，風落木歸山。冉冉歲將晏，物皆復本源。」魯直改後兩句七字，作「冉冉歲華晚，昆蟲皆閉關」。

禹治水《禹貢》敘治水，以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荊、豫、梁、雍為次。考地理言之，豫居九州中，與兗、徐接境，何為自徐之揚，顧以豫為後乎？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。冀為帝部，既在所先，而地居北方，實於五行為水，水生木，木東方也，故次之以兗、青、徐；木生火，火南方也，故次之以揚、荊；火生土，土中央也，故次之以豫；土生金，金西方也，故終於梁、雍。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。與鯀之淚陳五行，相去遠矣。此說予得之魏幾道。

敕勒歌魯直題《陽關圖》詩云：「想得陽關更西路，北風低草見牛羊。」又集中有《書韋深道諸帖》云：「斛律明月，胡兒也，不以文章顯，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，召明月作歌以排悶。倉卒之間，語奇壯如此，蓋率意道事實耳。」予按《古樂府》有《敕勒歌》，以為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，悲憤疾發，使斛律金唱《敕勒》，歡自和之。其歌本鮮卑語，詞曰：「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罩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，蓋此也。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，明月名光，金之子也。歡敗於玉壁，亦非困於敕勒川。

淺妄書俗間所傳淺妄之書，如所謂《雲仙散錄》、《老杜事實》、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之屬，皆絕可笑。然士大夫或信之，至以《老杜事實》為東坡所作者，今蜀本刻杜集，遂以入注。孔傳《續六帖》，採摭唐事殊有功，而悉載《雲仙錄》中事，自穢其書。《開元遺事》托云王仁裕所著，仁裕五代時人，雖文章乏氣骨，恐不至此。姑析其數端以為笑。其一云：「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，有步輦之召。」按，元崇自武後時已為宰相，及開元初三人輔矣。其二云：「郭元振少時美風姿，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，遂牽紅絲線，得第三女，果隨夫貴達。」按，元振為睿宗宰相，明皇初年即貶死，後□年，嘉貞方作相。其三云：「楊國忠盛時，朝之文武，爭附之以求富貴，惟張九齡未嘗及門。」按，九齡去相位□年，國忠方得官耳。其四云：「張九齡覽蘇頌文卷，謂為文陣之雄師。」按，頌為相時，九齡元未達也。此皆顯顯可言者，固鄙淺不足攻，然頗能疑誤後生也。惟張象指楊國忠為冰山事，《資治通鑑》亦取之，不知別有何據？近歲，興化軍學刊《遺事》，南劍州學刊《散錄》，皆可毀。

五臣注文選東坡詆《五臣注文選》，以為荒陋。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：「陸危賴宗衰，微管寄明牧。」正謂謝安、謝玄。安石放玄暉為遠祖，以其為相，故曰宗衰。而李周翰注云：「宗衰謂王導，導與融同宗，言晉國臨危，賴王導而破苻堅。牧謂謝玄，亦同破堅者。」夫以宗衰為王導固可笑，然猶以和王融之故，微為有說，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苻堅，乃是全不知有史策，而狂妄注書，所謂小兒強解事也。唯李善注得之。

文煩簡有當歐陽公《進新唐書表》曰：「其事則增於前，其文則省於舊。」夫文貴於達而已，繁與省各有當也。《史記·衛青傳》：「校尉李朔、校尉趙不虞、校尉公孫戎奴，各三從大將軍獲王，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，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，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。」《前漢書》但云：「校尉李朔、趙不虞、公孫戎奴，各三從大將軍，封朔為涉軹侯、不虞為隨成侯、戎奴為從平侯。」比於《史記》五□八字中省二□三字，然不若《史記》為樸瞻可喜。

地險古今言地險者，以謂函秦宅關、河之勝，齊負海、岱，趙、魏據大河，晉表裡河山，蜀有劍門、瞿唐之阻，楚國方城以為城，漢水以為池，吳長江萬里，兼五湖之固，皆足以立同。唯宋、衛之郊，四通五達，無一險可恃。然東漢之末，袁紹跨有青、冀、幽、並四州，韓遂、馬騰輩分據關中，劉璋擅蜀，劉表居荊州，呂布盜徐，袁術包南陽、壽春，孫策取江東，天下形勝盡矣。曹操晚得袁州，倔強其間，終之夷群雄，覆漢祚。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，故能成功。而唐傳、昭之時，方鎮擅地，王氏有趙百年，羅洪信在魏，劉仁恭在燕，李克用在河東，王重榮在蒲，朱宣、朱瑾在袁、鄆，時溥在徐，王敬武在淄、青，楊行密在淮南，王建在蜀，天子都長安，鳳翔、邠、華三鎮鼎立為梗，李茂貞、韓建皆嘗劫遷乘輿。而朱溫區區以汴、宋、毫、潁巖然中居，及其得志，乃與操等。以在德不在險為言，則操、溫之德又可見矣。

史記世次《史記》所紀帝王世次，最為不可考信，且以稷、契論之，二人皆帝嚳子，同仕於唐虞。契之後為商，自契至成湯凡

□三世，歷五百餘年。稷之後為周，自稷至武王凡□五世，歷千一百餘年。王季蓋與湯為兄弟，而世之相去六百年，既已可疑。則周之先□五世，須每世皆在位七八□年，又皆暮年所生嗣君，乃合此數，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。其為漫誕不稽，無足疑者，《國語》所載太子晉之言曰：「自后稷之始基靖民，□五王而文始平之。」皆不然也。

解釋經旨解釋經旨，貴於簡明，惟孟子獨然。其稱《公劉》之詩：「乃積乃倉，乃裹餼糧，於囊於囊，思戢用光，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啟行。」而釋之之詞，但云：「故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也，然後可以爰方啟行。」其稱《烝民》之詩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」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，但曰：「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用兩故字，一必字，一也字，而四句之義昭然。彼訓「曰若稽古」三萬言，真可覆醬瓿也。

坤動也剛《坤》卦《文言》曰：「坤至柔而動也剛。」王弼云：「動之方正，不為邪也。」程伊川云：「坤道至柔，而其動則剛。動剛故應乾不違。」張橫渠云：「柔亦有剛，靜亦有動，但舉一體，則有屈伸動靜終始。」又云：「積大勢成而然。」東坡云：「夫物非剛者能剛，惟柔者能剛爾。畜而不發，及其極也，發之必決。」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。陳了翁云：「至柔至靜，坤之至也。剛者道之動，方者靜之德，柔剛靜動，坤元之道之德也。」郭雍云：「坤雖以柔靜為主，苟無方剛之德，不足以含洪光大。」諸家之說，率不外此。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：「動者謂爻之變也，《坤》不動則已，動則陽剛見焉。在初為《復》，在二為《師》，在三為《謙》，自是以往皆剛也。」其說最為分明有理。

樂天侍兒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、樊素二人。予讀集中《小庭亦有月》一篇云：「菱角執笙簧，谷兒抹琵琶，紅綃信手舞，紫綉隨意歌。」自注曰：「菱、谷、紫、紅皆小臧獲名。」若然，則紅、紫二綉亦女奴也。

白公詠史東坡《志林》云：「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，貶江州司馬。甘露之禍，樂天有詩云：『當君白首同歸日，是我青山獨往時。』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，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？蓋悲之也。」予讀白集有《詠史》一篇，注云，九年□一月作。其詞曰：「秦磨利刃斬李斯，齊燒沸鼎烹鄒其，可憐黃綺入商洛，閒臥白雲歌紫芝，彼為范醢機上盡，此作鸞鳳天外飛，去者逍遙來者死，乃知禍福非天為。」正為甘露事而作，其悲之意可見矣。

□年為一秩白公詩云：「已開第七秩，飽食仍安眠。」又云：「年開第七秩，屈指幾多人。」是時年六□二，元日詩也。又一篇云：「行開第八秩，可謂盡天年。」注曰：「時俗謂七□以上為開第八秩。」蓋以□年為一秩云。司馬溫公作《慶文潞公八□會致語》云「歲歷行開九秩新」，亦用此也。

裴晉公禊事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，河南尹李待價將襖於洛濱，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。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，太子賓客蕭籍、裴仍叔、劉禹錫，中書舍人鄭居中等□五人合宴於舟中，自晨及暮，前水嬉而後妓樂，左筆硯而右壺觴，望之若仙，觀者如堵。裴公首賦一章，四坐繼和，樂天為□二韻以獻，見於集中。今人賦上已，鮮有用其事者。予按《裴公傳》，是年起節度河東，三年以病乞還東都。文宗上已宴群臣曲江，度不赴，帝賜以詩，使者及門而度薨。與前事相去正一年。然樂天又有一篇，題云《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年歲禊洛之作》，是開成三年詩，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。《新史》以為三年，誤也。《宰相表》卻載其三年□二月為中書令，四年三月薨。而帝紀全失書，獨《舊史》紀、傳為是。

司字作人聲白樂天詩，好以司字作入聲讀，如云：「四□著俳軍司馬，男兒官職未磋跎」，「一為州司馬，三見歲重陽」，是也。又以相字作入聲，如云：「為問長安月，誰教不相離」，是也。相字之下自注云：思必切。以□字作平聲讀，如云：「在郡六百日，入山□二回」，「綠浪東西南北路，紅欄三百九□橋」，是也。以琵琶字作入聲讀，如云：「四弦不似琵琶聲，亂寫真珠細撼鈴」，「忽聞水上琵琶聲」，是也。武元衡亦有句云：「唯有白鬚張司馬，不言名利尚相從。」

樂天新居詩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，有《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》詩云：「弊宅須重葺，貧家乏羨財，橋憑州守造，樹倩府寮栽，朱板新猶濕，紅英暖漸開，仍期更攜酒，倚檻看花來。」乃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。今人居間，而郡守為之造橋，府寮為之栽樹，必遭譏議，又肯形之篇詠哉！

黃紙除書樂天好用「黃紙除書」字，如：「紅旗破賊非吾事，黃紙除書無我名」，「正聽山鳥向陽眠，黃紙除書落枕前」，「黃紙除書到，青宮詔命催」。白用杜句杜子美詩云：「夜足沾沙雨，春多逆水風。」白樂天詩「巫山暮足沾花雨，隴水春多逆浪風」，全用之。

唐人重服章唐人重服章，故杜子美有「銀章付老翁」，「朱紱負平生」，「扶病垂朱紱」之句。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，七言如：「大抵著緋宜老大」，「一片緋衫何足道」，「暗淡緋衫稱我身」，「酒典緋花舊賜袍」，「假著緋袍君莫笑」，「腰間紅綬條未穩」，「朱紱仙郎白雪歌」，「腰佩銀龜朱兩輪」，「便留朱紱還鈴閣」，「映我緋衫渾不見」，「白頭俱未著緋衫」，「緋袍著了好歸田」，「銀魚金帶繞腰光」，「銀章暫假為專城」，「新授銅符未著緋」，「徒使花袍紅似火」，「似掛緋袍衣架」上。五言如：「未換銀青綬，唯添雪白鬚」，「笑我青袍故，饒君茜綬新」，「老逼教垂白，官科遣著緋」，「那知垂白日，始是著緋年」，「晚遇何足言，白髮映朱紱」。至於形容衣魚之句，如：「魚綴白金隨步躍，鵠銜紅綬繞身飛。」

詩識不然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，少壯時作衰病語，詩家往往以為識。白公□八歲，病中作絕句云：「久為勞生事，不學攝生道，少年已多病，此身豈堪老？」然白公壽七□五。

青龍寺詩樂天《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》詩云：「舊峰松雪舊溪雲，悵望今朝遙屬君，共道使臣非俗吏，南山莫動《北山文》。」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，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，改「使臣」為「侍臣」云。